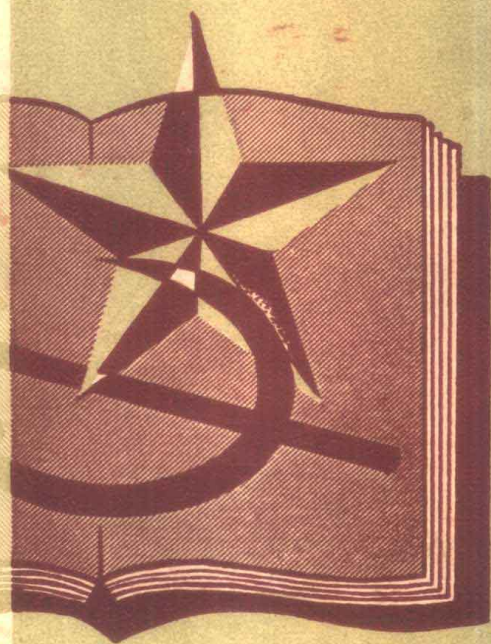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個母親的筆記

蘇聯教育叢書

第二十種



A. Д. 塞爾蓋也娃著 徐中平譯

作家書屋

蘇聯教育叢書第二十種

一個母親

記

A
蘇聯作家
徐
譯

А. Д. Сергеева
ИЗ ЗАПСОК МАТЕРИ
Учпедгиз
1951

一個母親的筆記

著者	А. Д. 塞爾蓋也娃
譯者	徐中
出版者	作 家 出版社
	上海(原)延安中路600號
經售	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印刷者	天星久記印刷公司
	上海泰興路416號

字數 132 千字	類別: 教育	1954 年 12 月 第一版
開本 762/1067 毫米	印張 4 張	1954 年 12 月 第一次印刷
定價 5,900 元		印數 1-12,04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二三號

譯 序

A·M·塞爾蓋也娃的這一部筆記是自己的生活實錄，同時也是一部具有極大的感動性的教育小說。本書分上下二編。上編記述作者自己的童年生活。她是生活在一個有十位兄弟姊妹的大家庭裏，父親是個富有革命思想的老鉗工，母親是個善於同情和幫助窮苦人民的偉大女性。無論父親或母親，都具有極強烈的階級覺悟性。雖然生活的担子很沉重，雖然沙皇專制政權對這位老鉗工和他的子女們不斷加以逼害，但絲毫沒有動搖自己的階級鬥爭的頑強性和革命的樂觀主義，並以這種頑強性和樂觀主義教育着自己的子女。當需要拿起武器向敵人戰鬥的時候，老母親會堅決地對自己的子女說：「都去！」當父與子一同落在敵人的魔手裏，老父親就英勇地對這個被拷打得鮮血淋漓小兒子說：「堅持着，不會等待多久的！」作者就在這樣的革命家庭裏，從小養成了獻身祖國、人民、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情感。

下編是敘述作者如何教育自己的兒子，使其成爲一個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人和戰士。作者把教養子女視作一種創造性的勞動，而在這種勞動過程中作爲一個母親便感

到了無限的光榮和幸福。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，她的兒子已成為一個聰明、勇敢而積極的青年團員了。他在炮兵學校畢業後原是被派在後備隊裏服務的，因為愛國熱情的召喚，便要求母親去向將軍請求改派到前線去。母親在一度躊躇後同意了，而兒子終於堅強而英勇地為祖國的自由與獨立犧牲在前線上。一個愛子的死亡對於母親不能不是一種無可補償的打擊，不能不是一種靈魂深處的痛苦，但作者想到：「也許，我的兒子是這樣一滴鮮血，沒有它是不能確立新東西的，也許，爲了這必須獻出生命，否則是不行的。」她覺得兒子光榮地經歷了自己的道路，而她曾爲兒子走上這條道路而教育了他。她在一度短短的悲痛後重又堅強了起來，要和千百萬其他蘇聯母親一起，爲兒童們的幸福而繼續戰鬥下去。

塞爾蓋也娃的這部生活實錄，對於我們新中國的父親、母親、教師和兒童們，都是具有極大的啓發作用和鼓舞作用的。我們翻譯本書，希望能有助於下一代的新人的教養和培養。

作家書屋編委會（一九五四年十二月）

目次

譯序	一
我的父母	三
母與子	二八

我的父母

我們的小城位在烏拉爾山麓。城內沒有平地，處處都是丘陵澗谷。老年人在山上是不易行走的。不是任何人都敢於走遠路的：累得要命，喘不過氣來。可是我們，孩子們，祇有一種好感和趣事，與這些丘陵結成了緣。就孩子們來說，不論冬天或夏天，丘陵就是消遣和快樂。

我們有一個隣人，是個好心腸的老年人，但胆量很小。他看到，我們坐在小雪橇上，從最陡峭的山崖上疾馳到山坑裏去，然後跑到高處，又溜下到另一個山坑裏去，再向山上而跑。

——你們會扭斷頸子的，他說。

可是，我們覺得很可笑。當我們從山上向下疾馳的時候，我們把頸子縮得這樣緊，如果真的受了傷，也決不會是頸子的。抓住小雪橇，停止了胸部的呼吸，整個身子都緊縮在一起的。寒風刺着面，耳邊呼呼地響，雪花打在臉上，心臟都好似停

止了跳動，——既可怕，又快樂。

但他說的是頸子呀……這是往往如此的——在人生的一切道路上，這樣的人是常會遇到的。他們的心腸是非常好的，但他們的警告往往好像是有些妨礙的。

我們爬上山去要費好多時光，還要跌倒和滑倒，但總是向上爬。如果我們用自己的氈靴踏遍所有的陡坡，爬到了上面，再從這樣的山上飛速地溜下來，却是件很樂意的事。

隣人站在自己房子的台階上，把身子轉向一旁去。他替我們害怕，而我們自己倒沒有什麼。

好像誰都不會像父母那樣担心孩子們的，但他們安坐在自己家裏。從窗子往外看——朦朧的月光，狂暴的風雪，而我們坐在小雪橇上，彼此相連地、飛速地從山上溜下來。父親走到台階上，什麼都不說——他一點都不替我担心。我們懂得，父親是讚美這些陡峭丘陵的，他是喜歡我們發熱的紅臉龐和笑得合不起來的嘴吧的。

我們把雪橇拖到台階前，用笤帚掃掉氈靴上的雪，父親只是看着我們，默默地微笑着。他擰擰孩子的面頰，輕輕地摸摸，然後去掉孩子的帽，撫摸着腦袋——還

是一言不發的。

他懂得我們孩子們的樂趣，他看得很遠，並且因為我們坐在小雪橇上，以全速力從大山上飛速地溜下來時竟能如此勇敢，左右都不顧盼一下而感到高興。父親知道，孩子們已有了氣力，長大了胆量，鍊成了勇敢。

我們城裏有句稱讚人的俗話：「他是大山裏的人。」

這句話是用來稱讚這樣的人的：坐在雪橇上，或套着滑雪板，能爬上最陡峭的山丘，從上面溜下來能跳過一切凹坑而不知畏懼。

工人是喜歡胆大的人的。有一次，滑雪板跌斷了，面上跌得一塊青傷痕，雪橇也只剩下機木，但是，誰都沒有因為損壞東西和跌成傷痕而責備我們。他們懂得，這樣能使性格堅強起來，長成大胆而有力的人。

我們這裏有許多丘陵，但不是對任何丘陵都是繞道而行的。對有些丘陵，甚至是陡峭的，也必須爬登上去，並且不是空手散步下來，而是挑着扁擔水桶的。我家附近就有這樣一個陡峭的丘陵，而汲取用的泉水却在山後。這個丘陵是可以繞道而行的，但這樣就須走一個大圈子了。

我們的母親有時是爬山而去的，但繞道而行的次數更多，而在我們長大了一些之後，却老是攀登這條陡峭的羊腸小徑的。山羊在前面走，我們便跟在它們的後面。山羊向上走，我們也是一樣。一面拿着水桶，要使它們平衡，一面向上爬去。在小徑旁邊，在最陡的坡上，長着一株小白樺樹；當手可以勉強攀到小白樺樹時，就須一手抓住，一下子越過那個最險的陡坡，然後朝着泉水向下走。水桶盛滿水之後，肩上挑着扁擔又向上走，再沿着陡峭的下坡路向下走。

我們自小便是這樣養成山中生活的習慣的。

* *

父親每逢星期日是休息的。在這一天，預計要做許多事：要到森林中去取柴，又要用船渡湖去運乾草。薪柴是可以等待一些日子的，但乾草就不能這樣做：放在地上過久，便一切都完了。因此，應當趕緊去做，但是，星期日不是經常都有好天氣的。有時，天氣變壞了，又有風又下雨，湖中掀起了險浪，澎湃地打在湖岸上，只要走近一看，——便想回轉來了。但我們的父親是個勇敢堅韌的人；他也訓練我們，孩子們，要承當得起任何惡劣的天氣。小船是他自己造的，他把它看作如此可

靠的一隻「兵艦」，以致他對自己和對我們都很放心。當我們到了湖岸時，那我們就曉得，他將把小船放在水中，揚帆而去。即使在惡劣的天氣，我們所想的也不是回家，而是對面的湖岸，而由於巨浪和大風的緣故，對面的湖岸好像是更遠了。小船先在沙上擦得沙沙的響，以後四面打着船舷的濁浪濺滿了小船，進到了寒冷的水中去，而我們默默地、堅定地拿起槳，向遼闊的湖面划去。父親把帆上起來。而狂風竟把帆扯破了。但父親堅定地掌着舵，而我們只要看一看他，對於達到彼岸的信心便不會發生懷疑了。

只有少數的大胆者始敢在掀着浪花的棕色的湖面上開船的。當從湖岸上看到我們的船帆時，有人曾說過：

嘿，他們必定倒霉。

而女隣人們則對留在家中的母親說：

安東諾夫娜，你爲什麼在這種大風天氣裏讓孩子們到湖中去呀？

可是他們是同父親一起的，——母親平常地回答着。

父親是我們的舵手。我們安靜地朝着相距十二公里的遼遠的對岸前進。

「他們是同父親一起的，」——母親這樣想着，一面看着掀着浪花的昏暗的湖面，等待着我們的回家。

這對於我們是一些訓練勇敢的良好功課。父親對我們上了這樣的功課：不要躲避困難，而要善於克服它們，不要害怕撕破帆布的狂風和衝擊着船身的巨浪。我們使勁地划着槳，而父親則高聲地對我們說：「船頭對着浪！」於是我們就「對着浪」，划到了湖岸。

如果風把船身弄歪了，船舷有水潑入的危險時，父親便對我們叫喊着：

——靠右邊躺下！

我們躺在右舷。當船身平衡起來，我們又使勁地划槳，划得長出鷄眼，划得皮下出血，還是一定要划到對岸。

當我們終於達到湖岸，船在沙上擦得沙沙的響時，我們下船是好像從船上丟了出來一樣的。我們很快地跑到岸上，拖着小船，并且站了一下，看一看洶湧澎湃的湖面，然後把淋濕的、沉重的乾草搬到船上，把它放在船底，堅定地把船開回來。又是「靠在右舷」，「張起來」。父親指揮着，而我們則很快地把手中的繩子放出

去，把帆張了起來。

我們克服着因操作和危險而來的非常疲勞的感覺，用加倍的氣力跑到自己的家裏，母親正在窗口等待着我們。我們知道她是着急的。當我們踏進門坎那一刻的時光，她所流露出來的那種慈祥 and 親熱是從來沒有過的，她的親熱的雙手撫摸着被冷水潑僵了的我們的手和面頰。

桌上抬布已經鋪好了。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座位，尤其知道自己在這個座位上的權利。但是，沒有把自己弄得整整齊齊之前，我們之中誰都不會去進膳的。我們洗臉，梳頭，改換衣服。母親微笑地叫我們坐下來吃，休息休息。抬布是很乾淨的，白菜湯很香，麵包也是好吃的驚人。我們又興奮又高興，談論着自己的遭遇。

沒有誰能像母親那樣了解我們了。她也不止一次地橫渡過我們這個洶湧的湖面，她知道，什麼是「靠在右舷」，「靠在左舷」，當船身傾斜得很厲害時，必須這樣把它糾正過來，以便向前駛去。母親默默地稱讚了我們。誰都沒有把自己手中的鷄眼拿給大家看，誰都沒有訴苦骨痛和腰痛。父親對這一點沒有提起，母親也沒有說。

沒有東西能像笑那樣足以消除疲勞了。可是我們開着玩笑和笑着，不僅因為我

們年輕和健康，而且還因為像我們的父母一樣熱愛生活。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在家庭的公共勞動中的事情，並準備去迎接任何困難。

在我們的家庭中，籠罩着一種蓬勃的朝氣、戰勝困難的剛毅精神和對革命思想的正確和正義的深刻信心。從很早的幼年，這種思想便與我們相接近了。對我們來說，父親的勞動的雙手，就是工人階級的不可遏止的力量、勇敢和自我肯定的象徵，非常尊敬自己階級中人的象徵。雖然我的父親文化很低，但是一個富有理想的人。連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，他都是用革命思想來教導我們的。

我們的家庭是很大的：十個孩子。我們的家庭經常所遭遇的困苦，似乎一定會使我們的父母變成祇對物質表示關懷的人，對這一點也絲毫不足驚奇。坐在桌上吃飯的人太多了。麵包切得要將大麵包盆堆成小山一樣。但我的父母不但關心孩子們的身體長大和發育，而且也關心我們每一個人的精神風格。

有一次，在十一月寒冷的晚間，有一個生人按規定的接頭地點來到了我們家裏。他一連二晚同我的哥哥們談了話，哥哥們當時已在布爾什維克黨中積極工作。

早晨，父親在去上班之前，陪着客人邊喝茶，邊談話。父親靠近了他，摸了摸他的

上衣，翻開了衣服的前襟。前襟的裏子已經磨破，撕爛，有些地方垂下來。

父親站了起來，從釘子上取下自己的上衣，走到客人面前說：

——我的上衣質地結實些。請拿去，你出門是要用的。

客人看了一眼父親送他的上衣，把自己衣服的前襟翻了過來，點了點頭。後來他默默地脫下自己的上衣，把父親的穿了起來。這些人是完全彼此懂得的。

許多時間過去了，但這個事實還浮現在我的面前，我是當作人間的高度友誼的表現來欣賞它的。也許就在這次不會忘記的情景中，我第一次懂得了這個重要而普通的字——同志——的深刻意義。我也覺得，人生的美是極簡單的。父親能在處處地方找到這種美：無論在我們園中種植薔薇的時候，或在派我的哥哥們去向隣人學扒雪，使雪在由台階到道路的小徑兩旁堆得很美觀的時候。他是熱愛生活的，連寒雪中所出現的美也足使他快樂。但是，最重要的是：他的行動經常顯得像一個父親，因為他知道，孩子們的銳敏的眼光注視着他，什麼都會印到腦海中去的。

我們與所有四週的隣居是相處得很和睦的。我們的木板套窗是不關上的，門也只是用一個不結實的插門。有時隣人撥動了一下，門便開了。

太陽一出來，父親便與隣人們同時起床了，四面八方都可聽到隣人們的聲音，有一次，我睡醒之後，但還未睜開眼睛，就聽到母親對父親說話：

——瑪克西莫夫娜替女孩們做了幾件很好的大衣。

在這句話中沒有一點嫉妬的心理。而父親好像繼續着已開始了的談話的線索，對她同調合拍地講着另一個隣人庫斯明契翻蓋得很好的屋頂。

在這種簡單的談話中，流露出這樣一種出於心坎的熱情和滿意，竟好像瑪克西莫夫娜和庫斯明契二個隣人是我們親密的自家人，好像我們與他們是生活在一個家庭中的。

我們也生出了一種希望，希望瑪克西莫夫娜會有更好的運氣，她的半赤身裸體的孩子們可以穿着好好的衣服和大衣，希望庫斯明契的房子的屋頂不會漏水，不會長滿綠霉。

母親具有一副關心別人的特殊好心腸，她生活在人們之間，所有在她四週的人好像都是親切的、親密的自己人。她不把自己關在自己家庭利益的小圈子內，而是與四週的人們經常來往的。她把我們，也放在這種共同生活的範圍中去。她在很小